家猫辩证法

刘世芬

一年前,我拥有了一只橘猫,并为它取名咪咪。咪咪初来家时的第一周,仿佛家中无猫——整个白天躲在窗帘后,一动不动,只有傍晚出来吃喝排泄才宣示一下存在感。一周后,它开始熟悉家里各个角落,渐渐成为“主人翁”。这只小小的“主人”开始时并无“外心”,安于室内与我们游戏玩耍。然而,半年不到,每当我外出打开家门,它便拼命跟着我挤到门外。一开始,我担心它走丢,并不敢放它出门,但有一两次“放风”之后,我觉得不妨任它到楼道内玩耍。

家门通向楼道隔着一道防火门,与家门形成一个狭小空间。一开始,咪咪会忘情地闻闻地毯,蹭蹭鞋柜,再抓抓门边,就心满意足地回屋了。然而,这样几次之后,它的野心持续膨胀,开始对着防火门频频发力。我好奇地看着它的“贪婪”模样,心想:纵然人家是动物可也应该有自由呀!我以为它安全着想的名义去囚禁它,是否过分了?于是,我试着给它打开防火门——不料,意外的一幕出现了:它惊恐一跳,逃回室内,再探头探脑偷偷往外瞄着。它让我想到了自己第一次离开家时的心情:本能地恋家,面对外面的世界有些不知所措,但又有对新生活的兴奋和憧憬。

之后的一天,咪咪终于勇敢地迈出防火门,试探着一点点向电梯间挪移——显然那里对于它是个广阔天地。它先是胆怯地扭头看我一眼,前爪颤巍巍伸出去,一切那么新奇。得知环境安全,它先是走到电梯门前。我担心此时正好电梯打开,它一下子窜进去,于是赶它回撤。它竟然一步步移到电梯后面的步行楼梯口,向下张望,前爪抬起,欲要下楼——我立即把它抱回屋里。

由此,我渐渐认识了猫性——它们有时也具有人性的贪婪无尽、欲壑难填。咪咪从此再也不安于这一百多平方米的熟悉空间,一天内总有几个时段趴在家门内侧喵喵大叫,站直身子用前爪频繁抓门,不断扭头“示意”我给它开门,愤怒地回头望着我:为何不开门?我请教养猫的朋友,朋友说都是我“惯的”,因为猫会把之前到过的所有地方都视为自己的“领地”,每天要巡视,否则就会抗议。

完了!这下子,我家咪咪把楼道的公共空间也视为自家地盘了。

有几次,我狠下心,想任它走下楼梯,看它这一只家猫能走到哪里?能否回得来?但终究担心它一旦找不到家,沦为流浪猫……不敢再想,每每于此打住。

夏天的一个傍晚,闪电,惊雷,大风,乌云滚滚,我刚进小区,豪雨如注。赶紧看向冬青树下的隐秘角落,那里有下午我才为流浪猫添加的猫粮。那只熟悉的三花猫正趴在上面狼吞虎咽……回家后,我寻找咪咪,发现它卧于窗玻璃与栏杆之间,安闲地微闭双目。风雨“噼噼啪啪”打在窗上,它时而伸长脖子,看向楼下,不知是否牵挂着那些流浪的同类。

站在窗前,家猫和流浪猫的影子在我眼前交替闪过:那些流浪猫,自由自在,任意西东。然而,有时它们讨一口饭食,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……而我家咪咪呢,生活安逸,却也有代价——自由的丧失。

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,这是八年前一名女教师在朋友圈晒出的辞职信。短短十个字,让无数青年人为之共鸣。这世界千变万化,她不想一眼看到自己退休的样子,把自己活成一个标本:再不出发,就不会再有勇气。我想起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所呈现的:“这些墙很有趣。刚入狱的时候,你痛恨周围的高墙;慢慢地,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;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这就叫体制化。”当然,出去“看看”的代价,可能是体面和稳定的丧失,但也许会让你感觉活力满满,活出“开挂”的人生。面对外面的世界,大多数人囿于现实生活的牵绊,不能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们一样说走就走。漂泊与安定,大海的壮阔和陆地的踏实,难免彼此向往,相互羡慕。但无论哪种方式,唯愿我们都接纳自己的选择,并享受它的快乐和成全。

这样想时,我家咪咪已经消灭完了一根香喷喷的肉猫条。旋即,它小跑着来到家门口,全身立起,两只前爪搭在门上,扭头向我发出指令:喵——喵——

苏轼的『菖蒲』

赵柒斤

印象中,菖蒲每年只出镜一次,即端午节与艾草一起插或挂于门楣、窗缝,可大文豪苏轼却一生钟情菖蒲,可谓日不离蒲。

菖蒲的记载可追溯至先秦时代,《吕氏春秋·士容论·任地》谓:“冬至后五旬七日,菖始生。菖者,百草之先生者也,于是始耕。”同样起源于先秦的端午被称“毒日”,《夏小正》有“此月蓄药,以蠲除毒气”的记载。“蓄”的中草药就包含菖蒲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更是将菖蒲定为“上品”,誉为“仙草”。

菖蒲融入精英阶层的端午节日始于唐,唐代诗人殷尧藩的《端午日》说:“不效艾符趋习俗,但祈蒲酒话升平”。菖蒲作为帝王苑囿的奇葩异草,市面上仍然少见,否则晚唐诗人罗隐也不会发出“解吟怜芍药,难见恨菖蒲”的感慨。

至北宋,菖蒲走下神坛,成了老百姓的节日道具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“端午”说,端午节必备的物品有百索、艾花、粽子、白团、紫苏、菖蒲、木瓜等。在“风雅”的宋代,家家插花、人人戴花。菖蒲除了在端午“秀”一下,没几个人真把它当回事。皇家园林“花皆素馨”,茉莉、牡丹等应有尽有,达官贵人紧随其后,而兰花、荷花、菊花、梅花等成了文人骚客的最爱,即便贩夫走卒也养花。草成了低贱的存在,可苏轼偏偏就对山野涧边的菖蒲着迷。

他一生为菖蒲写下30余首诗词。无论是“碧玉碗盛红玛瑙,井华水养石菖蒲”还是“斓斑碎玉养菖蒲,一勺清泉潢石盂”,无不诠释着苏轼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情趣。爱一行、钻一行、精一行的苏轼,还“晒”出了“养蒲经”——《石菖蒲赞并叙》:“凡草木之生石上者,必须微土以附其根……惟石菖蒲并石取之,濯去泥土,渍以清水,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。”

我曾多次上山采过菖蒲,此物长得像麦苗,叶片多带弧度,有婉约婀娜之姿。明清文人将菖蒲上升为“天下第一雅”,称其“忍寒苦、安淡泊、伍清泉、侣白石”,是苏轼屡遭贬谪的一生“写照”。我觉得,如此理解,也太小看苏轼了。

苏轼风神潇洒、性情天成,纵横文、词、诗、书、画及烹饪、佛理,千百年来不仅为士林所重,也被凡夫俗子所爱。联想到苏轼曾自制“高筒短檐帽”——子瞻帽,引来大众效仿,他大概是以此来实现最高的审美境界:只要你拥有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,就可彰显独特之美。苏轼养菖蒲,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。

唯有相见以诚

张培智

一次,李鸿章受曾国藩之邀赴宴,晚到了近半个小时。他与大家寒暄后落座,曾国藩说了句“此间一切唯有相见以诚而已”,李鸿章以后赴宴再也不敢迟到了。

无独有偶,拿破仑有一次请几位将军吃饭,说好饭后有要事研究。到了吃饭时间,拿破仑不见将军们到来,便一个人吃了起来。当将军们到来时,拿破仑吩咐佣人收拾餐具,并严厉地说:“聚餐时间已过,开始研究事情吧。”几位将军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,十分尴尬。

赴宴迟到,是令许多人不愉快的事情,之所以见到你依然笑脸相迎,只是顾及你的体面,不愿破坏宴席的氛围,忍着不说出来罢了。位高权重者痛恨下属迟到,可以大骂一通以儆效尤;下属对上级又会怎样,无奈、抱怨、记恨?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古往今来,概莫能外。

吃饭虽是小事,但它映照的是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。若想得到别人的尊重,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。“相见以诚”何止限于赴宴,推而广之,皆同此理。

一阵风

肖成其

朋友聚餐,一位口才不错的朋友却言语不多。只见他不住地擦鼻子和眼睛,擦得稍不及时,眼泪、鼻涕就会流出来。他用餐巾纸捂着鼻子说:“鼻炎犯了,折腾我够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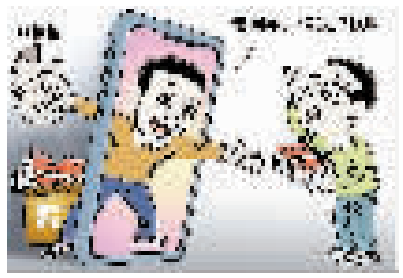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点儿纳闷儿,问他:“鼻炎不是遇冷才犯吗?怎么夏天也犯?”他叹气道:“清早开窗,一阵凉风扑面而来。不大工夫,鼻炎就开始袭扰我了。”

看来,摧毁一个人的状态,一阵风就够了。

●百草园

真假难辨

刘志永



警惕!骗子行骗有新招,AI换脸,让人真假难辨。

后视镜

尚九华

大约20年前,我在某城市读大学,大一放暑假,舅舅开车来学校接我回家。我考上的学校并不理想,心中充满了懊恼。

一上车我就对舅舅吐槽学校的各种不好,舅舅静静地听着,等我抱怨完了,他说:“你知道为什么汽车的后视镜那么小,而前面的挡风玻璃那么大吗?是为了告诉驾车人,不能总盯着后视镜,要多朝前方看!”

这个解释如一道强光,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,仿佛在告诉我,车尾的风景一去不复返,唯有一路向前,才能到达想去的地方。

三瓦日光灯

方鸣

夜行,路过一户没有拉上窗帘的人家,屋里只有一盏小日光灯,白灿灿的,能看见家里主人苍白的脸庞和身后昏暗的投影。

我站住了,往里探望了一会儿。想起童年的时光,家家的夜晚都是这么一盏小灯,点亮一家人的生活,仿佛是旧时明月。又想起,古人都是点烛光,跃动的烛火曾经留下多少美妙的诗句。记得宋人任希夷有一句“烛光不动风前影”,范成大也有一句“烛光花影夜葱茏”,吟罢令人心醉。

我小时候,在三瓦的小日光灯下,也写了好多旧体诗。那时曾想,长大以后一定要有间自己的书房,一定要在书房里到处都安上灯,把房间照得亮亮的,照亮我的每一本书。小时候不懂,其实最亮的,是人的心灯。

长大了,我的愿望实现了。我有了自己的书房,书房里也安了许多灯,有吊灯、壁灯、落地灯、台灯。每当夜色降临,我去开灯,打开的,还是一盏一直点亮至今的三瓦小日光灯。

馄饨荷包蛋

赵富

念小学时,我们这帮嘎小子就喜欢过端午节,那盼过节的劲儿,跟过年差不多。因为家乡过端午节有吃馄饨荷包蛋的习俗。

当时人小知识少,始终弄不明白,为什么城里人过端午吃粽子,而我们屯子里的人吃馄饨荷包蛋?后来老师给我们讲了粽子的起源以及粽子与屈原的故事,还讲了各地的端午民俗与我们这里吃馄饨荷包蛋的联系。至今,我还清楚记得,吃馄饨荷包蛋也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种传承形式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端午吃喝还有这些学问。

过端午节,即使生活再困难,大人们也要给孩子做顿馄饨荷包蛋。那会儿,庄稼人能吃点肉是很难的,割猪肉包馄饨下荷包蛋,也是很高级别的食物了。特别是我们这些孩子,瞅着母亲端到炕上的馄饨荷包蛋,一大盆呼呼冒着热气,闻着一年只有一次的香味,馋虫立马就被勾出来,哈喇子都淌到了下巴上。

左一次馄饨的香味,右一次馄饨的香味,我在一次次的香味中长大成人。待参加工作离开家乡后,屯子仍旧流行着端午吃馄饨荷包蛋的习俗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我领老婆孩子回父母家过端午,从城里特意多割了几斤肉,准备给全家做馄饨荷包蛋。

当时,四弟、五弟、六弟还没有结婚,与父母一起生活。爱人帮着母亲做好馄饨荷包蛋端上炕后,让几个弟弟和父亲、母亲先吃,她在外屋又忙活了一会儿。当爱人回到桌前时,馄饨全都没有了,只剩下半盆鸡蛋。母亲埋怨地说:“看看你们,没等你三嫂上桌,就把馄饨吃光了。”

爱人很体贴几个小弟弟,也体谅农村生活条件艰苦。她深知小弟弟们缺乏营养,亲切地说:“没关系,下次回来多割几斤肉,嫂子再给你们做馄饨吃。”几个小弟弟同时露出笑容,五弟代表大伙高兴地说:“谢谢嫂子。”爱人摸着五弟的头,深情地说: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赶明个把你们都接城里住,享享福。”直到今天,我一想起这事,便觉得失言,因为我最后也没有把弟弟们接到城里来。而每年端午拎些肉回乡下,我倒是没间断过。

去年端午,回老家看姐姐,姐姐给我做了馄饨荷包蛋。姐姐告诉我,现在端午吃馄饨荷包蛋的人也少了。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啥好东西都不缺。品着姐姐做的馄饨荷包蛋,不觉间眼前出现了当年爱人给小弟弟们做馄饨荷包蛋的情景。瞬间,我吃出了馄饨荷包蛋里那股浓浓的亲情。

社会在发展,舌尖上的美食也在丰富,人们的传统习俗也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而变化。端午吃馄饨荷包蛋的往事,无论是乡愁还是习俗,都永远定格在我温馨美好的记忆里。

星期文库

端午乡俗之五